

小

學

考

先大父中丞公生平所著書有西魏書廣西通志與西
金石畧勝朝殉節錄樹經堂詩文集咏史詩等皆校行
當世板存豫章家塾惟晚年譔小學考五十卷未梓遽
薨先君觀察公守歸德時始就剞劂一時索此書者
雖出以應之而究未肯廣爲流傳以中多魚魯尙待校
讐也解組後僑居廣陵板藏於寓宅之東樓先君旋
卽下世質卿服闋後銓仕入秦道光二十八年夏樓災
此板同歸一炬聞信嗟悼欲覓外間印行之本重刻一
部以竟先人未竟之志久之不可得蓋小學一門究心
者少而秦中又僻在西偏爲東南書賈所不到所以購
之歷年久未能償也咸豐元年秋偶經長安市見坊中

書簿有此書名詢之則已爲甘肅人購去訪而商之以
重價贖回喜不自勝卽時勘校付之手民凡五閱月而
工竣

質卿

幼承庭訓所以期勉者甚厚而祖父精神所

寄尤在此書數年來以不克慎守致被回祿午夜悚惶
難安寢食今幸仰荷先靈俾已燬之板重獲刊布

質卿

藉得稍贖前愆私心一慰特以智識樛昧於訓詁聲音
之義未能闡發萬一家學恐墜泯然汗下爰縷述顛末
綴諸簡端匪惟自訟其過抑願世之習小學者讀是書
而資考證焉斯固先大父之志也咸豐二年春三月

孫

質卿
謹識

小學考序

小學考者補秀水朱氏經義考而作也朱氏之考既類次爾正二卷而形聲訓故之屬闕焉是後學之責也顧南原自言隸辨一書爲解經而作意固善矣往者學人狃於帖括之習沿塾師音義不識古字古訓爲何物邇年士大夫則又往往侈談復古博稽篆籀古隸審辨說文爾正闡形聲訂同異而於童年肄習經書實義或轉不之省某嘗謂近日考古嗜博者每求之六合之外而遺於耳目之前嘉興王惺齋有言今人爲文棄韓歐諸家所用之字而好辨許祭酒重文張次立附字此學者之大患也昔宋鄱陽洪氏續急就類滂喜自以爲博識

矣其究也徒啟好奇之弊於復古乎何有然平心論之
學者鑒彼兔園冊子局束見聞則又不得不引伸類長
旁極而摹據之夫學問之實惟在識力正定而已苟其
識力之弗正也務博之失與苟簡之弊均也如其氣足
以內養力足以自充則與其陋也寧博與其臆斷也無
寧證古矣曩在館下每以此事諗吾謝子今三十餘年
而謝子從政之餘果克裒輯成書是其養氣有餘而識
力正定之明驗也讀是編者幸勿忘其爲解經而作也
其庶幾乎嘉慶四年歲在己未夏四月朔北平翁方綱
六經皆載於文字者也非聲音則經之文不正非訓詁
則經之義不明爾雅一編肇始於周公故詩贊仲山甫

之德則曰古訓是式宜尼告魯哀公亦云爾雅以觀於古厥後七十子之徒叔孫通梁文諸人遞有增益如張仲孝友瑟兮惻兮謔浪笑傲之類是也後儒執此數言疑爲漢人綴集各出新意以說經而經之旨去之彌遠矣自倉頡創作文字而黃帝因之以正名百物古之名今之字也古文籀篆體製雖變而形聲事意之分師傳具在求古文者求諸說文足矣後人求勝於許氏拾鐘鼎之墜文旣真贗參半逞鄉壁之小慧又誕妄難憑此名爲尊古而實戾於古者也聲音固在文字之先而卽文字求聲音則當以文字爲定字之義取於孳形聲相加故六書惟諧聲爲多後人不達古音往往舍聲而求

義穿鑿傳會卽二徐尙不能免至介甫益甚矣古人之
意不傳而文則古今不異因文字而得古音因古音而
得古訓此以一貫三之道亦推一合十之道也漢志以小
學入六藝畧後之志藝文者莫不因之秀水朱氏經義
考博稽傳註作述源流最爲賅洽而小學獨闕好古者
有遺憾焉方伯南康謝公蘊山枕荏經史博綜羣言早
歲讐書東觀得闕金匱石室之藏旣而典大郡陟監司
公務之餘鉛槧未嘗去手每念通經必研小學而古今
流別議論紛如乃遵秀水之例續爲小學考頃歲領藩
兩浙人和年豐海壖綏靖

文潤閣

頒賜中秘書職在典守時得寓目乃出舊藁參以新得
分訓詰文字聲韻音義爲四門爲卷凡五十旣成以大
昕夙有同嗜貽書見示讀之兩閱月而畢彬彬乎穢穢
乎采摭極其博而評論協於公洵足贊

聖世同文之治者乎夫書契之作其用至於百官治萬
民察聖人論爲政必先正名其效歸於禮樂興刑罰中
張敞杜林以識字而爲漢名臣賈文元司馬溫公以辨
音而爲宋良相然則公之於斯學固有獨見其大者因
文以載道審音以知政孰謂文學與經濟爲兩事哉嘉
慶三年歲在戊午八月嘉定錢大昕序

附錢詹事書

大製小學考搜羅博奧而評論又公且當較之竹垞書精博實有過之蓋竹垞當日異書猶多伏而未出研精小學者亦至今日而極盛閣下以碩學通儒爲斯文領袖是以擇之精而語之詳尤爲藝林必不可少之業也前承委序言俾賤名得附大著作以傳不任榮幸祇以學殖荒落兼值病後率爾操觚殊未能贊揚旨趣之萬一伏希大方削正庶免佛頭著糞之誚茲併原書奉繳其中偶有鈔寫魚豕之譌隨筆輒爲校改閒有管穴所及附策一二以備采擇耳大昕向有所疑茲願聞於典謁者近儒論韻學皆謂今韻二百六部併爲一百七部始於平水劉淵今按劉淵

王子新刊禮部韻畧不見於

欽定四庫書目唯邵長蘅古今韻畧卷首敘所見韻書曾載之然大昕五十年來徧訪南北藏書家俱無有著錄者獨吳門黃孝廉家有平水新刊韻畧係元大德刊本前載河間許古序乃知爲平水王文郁所撰序末題正大六年己丑則金哀宗年號也於宋爲紹定二年其時金猶未亡至淳祐王子則金亡已久矣己丑在王子前廿有四年淵所著者殆卽文郁之本或失其序而讀者誤以爲淵所作耳黃公紹韻會敘列並舉江南毛晃江北劉淵兩家而每部增字於毛則云毛氏韻增於劉則云平水韻增然則淵乃刊

平水韻之人而後人乃以平水屬之劉淵毋乃誤耶
且使淵而果宋人也在稍通古今者豈有慕於元海
之名而效之者唯鑄字之工未嘗學問乃無足怪耳
大昕蓄疑有年究以未見劉書不敢決其然否淹治
之彥多在幕府試一爲咨訪順風之呼或可得此書
下落以訂向來沿習之誤豈非大快事哉唯閣下留
意焉邵長蘅諸人皆謂上聲拯韻爲陰時夫併今據
王文郁書則拯等之併不特非時夫亦非淵也此段
於韻學頗有關係春間晤陳君仲魚時曾將拙跋文
郁韻畧一首就正已蒙采入唯未得劉本一爲印證
終有遺憾然文郁實在劉淵之前則併韻不始於淵

較然明白惜乎亭林竹垞西河諸君未見文郁書遂
集矢於劉所希閣下爲雪此冤耳大昕頓首

六藝者小學之事然不可盡之於小學也夫九數之精
至於推步天運冥測乎不得目睹之處遙定乎前後千
百載不接之時而不迷於冥茫不差於毫末此術家之
至學小子所必不能也夫六書之微其訓詁足以辨別
傳說之是非其形音上探古聖初制文字之始下貫後
世遷移轉變之得失此博聞君子好學深思者之所用
心小子所不能逮也至於禮樂則固聖賢述作之所慎
言尤不得以小學言矣然而謂之小學者制作講明者
君子之事既成而授之使見聞之端於幼少者則小子

所能受也。今夫行萬里窮山海者，紀其終身之所履，艱
危勞苦之所僅獲，以告於居不出於室中者，可以一日
而盡得也。夫小學者，固亦若是而已。秀水朱錫鬯檢討
嘗作經義考，載說經之書，既備而不及小學。今南康謝
蘊山方伯以爲小學實經義之一端，爲論經始肇之事，
且禮樂則言之大廣，射御則今士所不習，九數則誠術
家專門之所爲，惟書文固人人當解，學者須臾不能去
非專門之事也。前世好古之儒，固多究心於斯，至於今
日，其書既衆，或因舊聞而增深，或由創得而遇古，雖其
間粹駁淺深爲者，或不必盡同，然而彼皆欲自爲其艱
危勞苦而授小子以逸獲之道，其人其志固皆不可泯。

也因輯漢以來言文字訓詁形音之書至於今日英才博學所譔舉載於編凡五十卷名之曰小學考以補朱氏之所未備其言筆執八法者乃棄不錄以其無關於經學也考成以其書示黾黾誠嘉方伯有不遺衆善采輯之美意又以爲能盡大人君子之心乃能授其教於小子方伯之用心如此異日助成

國家禮樂之修其亦有望也與嘉慶三年八月桐城姚鼐序

小學考序

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南康謝啟昆謹
古者書必同文政先正名小學爲經藝王政之本故自
幼習書計至於成人授經三年而通一藝三十而五經
立爾雅出周孔之徒以正名物三倉急就迭興而汝南
許君集其大成孫叔然受業北海鄭君門人始作翻切
學者務極其能於是音訓之書備焉蓋小學本附羣經
漢之七畧藝文梁隋之七錄經籍皆然秀水朱氏謨經
義考有功經學甚鉅但止詳爾雅餘並闕如吾師翁學
士覃谿先生作補正又欲廣小學一門時爲予言之余
惟

國家稽古右文廣收載籍彙爲四庫全書羣經之後次以小學

敕撰諸書卽謹載焉郁乎盛矣乾隆乙卯啟昆官浙江按察使得觀

文淵閣中祕之書經始采輯爲小學考後復由山西布政使移任浙江從政之暇更理前業成書五十卷卷首恭錄

敕撰次訓詁則續經義考爾雅類而推廣於方言通俗文之屬也次文字則史篇說文之屬也次聲韻則聲類韻集之屬也次音義則訓讀經史百氏之書訓詁文字聲韻者體也音義者用也體用具而後小學全焉大戴

禮記魯君欲學小辨以觀于政孔子曰爾雅以觀千古
足以辨言是小學通於爲政經術致用之儒必有取爾
矣助爲輯錄者桐城胡徵君虔及海寧陳鱣鱣余所舉
士也時嘉慶戊午季夏越五年壬戌重加釐定乃付板
削焉

重刊小學考序

謝蔚青先生重刊其先祖中丞公小學考而屬湘南以校讐之役且令爲後序湘南固辭不敢任蓋以小學一門唐以後幾成絕學宋元明三代儒者之說經非望文生義卽牆壁虛造未有能知漢經師之家法者小學不明其弊至此中丞公奮起於千載之下獨能甄綜數百家言都爲一集俾讀之者辨其得失稍稍問津識塗以上溯孔門雅言之義此天之未喪斯文也湘南末學膚受何足以知之又何敢序之旣而念蔚青先生之刊此書承家學惠士林其中曲折之故皆湘南所耳聞目證者不可不揭之以示天下因校畢而書之曰小學者古

人以童子之學而名而其義實成人所不能盡者也童子之小學以文爲主故孔子教弟子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成人之小學以爾雅爲主故孔子告哀公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雅者正也正其聲音以通訓詁凡文字皆先有聲而後有義也聲音之流變隨地而異故五方之音不同又隨時而異故古今之音不同惟天子建都之地王氣所鍾其音可以正九州萬國之音周公作方言取其音之近乎正者而名之曰爾雅外史象胥本之以達邦國四夷而孔子刪定六經亦用之以教門弟子則謂之雅言論語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是也詩備十五國之土音書載二帝三王之事必有千百年之異

音禮則王朝大典也其時書無板行惟憑口授使概操
魯國方言以爲訓則門弟子來自各國或有失其音因
以失其義者故必用王國之正音以言之此爾雅一書
所以有七十子之附益也儒者忘雅之訓正而解爲常
言豈知此節乃記孔門之小學哉漢書藝文志列爾雅
於孝經類中而不與史籀倉頡凡將急就等同稱小學
蓋小學之名起於童子之識字而六書之旨以諧聲爲
樞紐非童子所能盡知故爾雅者小學之數澤小學者
六經之階梯也漢人傳經各守師法往往異字異音然
十四博士之今文皆主雅故後漢古文道興經術益盛
久之章句疏而臆說起遂有賄蘭臺來書以合其私文

者於是蔡中郎寫石經許祭酒作說文以正之石經後廢而說文之學歷千餘年皆在若明若昧之間至我朝乾隆中魁儒輩出然後小學章徹若戴東原錢竹汀王槐祖段茂堂諸老先生莫不由說文以辨形聲由爾雅以通訓詁六經之義如日中天天下後世始知通經之必由於小學於此時而無一書焉條古今之流別集正變之大成何以章

聖朝儒術之盛契先聖雅言之心哉是故中丞公之作小學考其功不可以億量計也中丞公以生平精力著成此書而未及付梓觀察公繼之雖付梓而未及廣行板旋被燬蔚青先生宦遊秦中時時以此書爲念訪求

有年始於長安市上宛轉購得之補正其闕重復開雕
蓋人閱三代時歷五十餘年中閒已廢而復成卒得流
行廣布此固中丞公觀察公之靈陰相其閒卽先聖先
儒之靈亦不肯聽其湮沒者也此又蔚青先生之功也
先生以循政報最蒸蒸大起所以發揮家學者不僅在
此一書而此書之刻正繼志述事之一大端湘南躬與
斯役故喜而爲之發明云固始蔣湘南

小學考總目

卷一

敕撰一

卷二

敕撰二

卷三

訓詁一

卷四

訓詁二

卷五

訓詁三

卷六

訓詁 四

卷七

訓詁 五

卷八

訓詁 六

卷九

文字 一

卷十

文字 二

卷十一

文字 三

卷十二

文字 四

卷十三

文字 五

卷十四

文字 六

卷十五

文字 七

卷十六

文字 八

卷十七

文字 九

卷十八

文字 十

卷十九

文字 十一

卷二十

文字 十二

卷二十一

文字 十三

卷二十二

文字 十四

卷二十三

文字 十五

卷二十四

文字 十六

卷二十五

文字 十七

卷二十六

文字 十八

卷二十七

文字 十九

卷二十八

文字 二十

卷二十九

聲韻 一

卷三十

聲韻 二

卷三十一

聲韻 三

卷三十二

聲韻 四

卷三十三

聲韻五

卷三十四

聲韻六

卷三十五

聲韻七

卷三十六

聲韻八

卷三十七

聲韻九

卷三十八

聲韻十

卷三十九

聲韻

十一

卷四十

聲韻

十二

卷四十一

聲韻

十三

卷四十二

聲韻

十四

卷四十三

聲韻

十五

卷四十四

聲韻十六

卷四十五

音義一

卷四十六

音義二

卷四十七

音義三

卷四十八

音義四

卷四十九

音義五

卷五十

音義 六

小學考總目終

小學考卷一

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

臣謝啟昆恭錄

敕撰一

康熙字典

四十二卷

聖祖仁皇帝御製序曰易傳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周官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保氏養國子教以六書而考文列於三重蓋以其爲萬事百物之統紀而足以助流政教也古文策隸隨世遞變至漢許氏始有說文然重義而畧於音故世謂漢儒識文字而不識子母江左之儒識四聲而不

識七音七音之傳肇自西域以三十六字爲母從爲四聲橫爲七音而後天下之聲總於是焉嘗考管子之書所載五方之民其聲之清濁高下各象其川原泉壤淺深廣狹而生故於五音必有所偏得則能全備七音者鮮矣此厯代相傳取音者所以不能較若畫一也自說文以後字書善者於梁則玉篇於唐則廣韻於宋則集韻於金則五音集韻於元則韻會於明則洪武正韻皆流通當世衣被後學其傳而未甚顯者尙數十百家當其編輯皆自謂毫髮無憾而後儒推論輒多同異或少改之字繁省失中或所引之書濫疎無準或字有數義而不詳或音有數切而不備曾無善兼美具可奉爲典

常而不易者朕每念經傳至博音義繁賾據一人之見
守一家之說未必能會通罔缺也爰命儒臣悉取舊籍
次第排纂切音解義一本說文玉篇兼用廣韻集韻韻
會正韻其餘字書一音一義之可採者靡有遺逸至諸
書引證未備者則自經史百子以及漢晉唐宋元明以
來詩人文士所述莫不旁羅博證使有依據然後古今
形體之辨方言聲氣之殊部分班列開卷了然無一義
之不詳一音之不備矣凡五閱歲而其書始成命曰字
典於以昭同文之治俾承學稽古者得以備知文字之
源流而官府吏民亦有所遵守焉是爲序康熙五十五
年閏三月十九日

康熙四十九年三月初九日

上諭南書房侍直大學士陳廷敬等朕留意典籍編定羣書比年以來如朱子全書佩文韻府淵鑑類函廣羣芳譜併其餘各書悉加修纂次第告成至於字學並關切要尤宜酌訂一書字彙失之簡畧正字通涉於汎濫兼之各方風土不同南北音聲各異司馬光之類篇分部或有未明沈約之聲韻後人不無訾議洪武正韻雖多駁辯迄不能行仍依沈韻朕嘗參閱諸家究心考證凡蒙古西域洋外諸國多從字母而來音由地殊難以牽引大抵天地之元音發於人聲人聲之象形寄於點畫今欲詳畧得中歸於至當增字彙之闕遺刪正字通

之繁冗勒爲成書垂示永久爾等酌議式例具奏

皇朝通志曰 臣等謹按天地之元音發於人聲人聲

之象形寄於點畫前聖作書江从工河从可霜从

相雪从彗卽韻之萌芽古人命物日者實月者缺

水者準

準古音之水切

火者數

火古音虎偉切

亦韻之寄寓自古

韻失傳正字通率用音和而於字母淵源茫然未
解以致幫滂莫辨曉匣不分貽誤後學爲害匪淺
我

聖祖仁皇帝以字學並關切要

特命纂集字典一書所用翻切悉依唐韻廣韻集韻韻

會正韻爲主同則合見異則分載其或此數書中所

無則參以玉篇類篇五音集韻等書又或韻書所無而經傳史漢老莊諸書音釋所有者亦行采入如字有兼數音則先詳正音次列轉音再次列以叶音或某字通及某字同者無不臚陳訓義辨析微芒集古今切韻之大成合天地中和之元氣後之言音切者莫能出乎範圍已

四庫全書提要曰古小學存於今者惟說文玉篇爲最舊說文體皆篆籀不便施行玉篇字無次序亦難檢閱類篇以下諸書則惟好古者藏弄之世弗通用所通用者率梅膺祚之字彙張自烈之正字通然字彙疎舛正字通尤爲蕪雜均不足依據康熙四十九

年乃

諭大學士陳廷敬等刪繁補漏辨疑訂譌勒爲此書仍
兩家舊目以十二辰紀十二集而每集分三子卷凡
一百一十九部冠以總目檢字辨似等韻各一卷殿
以補遺備考各一卷部首之序以畫之多寡爲序部
中之字亦然每字之下則先列唐韻廣韻集韻韻會
正韻之音唐韻久佚今能一一徵引者徐鉉校說文
所用卽唐韻之翻切也次訓釋其義次列別音別義
次列古音均引證舊典詳其始末不使一語無稽有
所考辨卽附於註末又每字必載古體用說文例改
從隸書用集韻例兼載重文別體俗書譌字用干祿

字書例皆綴於註後用復古編例仍從其字之偏旁別出於諸部用廣韻互見例至於增入之字各依字畫多寡列於其數之末則說文之新附禮部韻畧之降例也其補遺一卷收稍僻之字備考一卷收不可施用之字凡古籍所載務使包括無遺蓋拘泥古義者自說文九千字外皆斥爲僞體遂至音韻必作音均衣裳必作衣常韓愈書爲韓癒諸葛亮書爲諸葛諒動生滯礙於事理難通固爲不可若夫孫休之所自造王起之所未識傅奕之稱堊人段成式之作禪字皆考之古而無徵用之今而多駭存而竝列則通儒病其荒唐削之不登則淺儒疑其挂漏別爲附錄

等諸外篇尤所謂去取得中權衡盡善者矣

御製序文謂古今形體之辨方言聲氣之殊部分班列
開卷了然無一義之不詳無一音之不備信乎六書
之淵海七音之準繩也

欽定西域同文志

二十四卷

高宗純皇帝御製序曰歲庚午既定同文韻統序而行
之蓋以梵音合國書切韻復以國書切韻叶華音字母
於是字無遁音書皆備韻微特支那咒語審奧可探而
且寰寓方言拘墟盡釋茲者西域既平不可無方畧之
書然準語同文并纂輯文臣所曉是宜示之綱領有所

遵循俾無踳駁外訛之虞因以天山南路準部回部並
西藏青海等地名人名諸門舉凡提要始以國書繼以
對音漢文復繼以漢字三合切音其蒙古西番托忒四
字以次綴書又於漢文下詳註其或爲準語或爲回語
於是兀格率自之言不須譯鞞象寄而凡識漢字者莫
不通其文解其意瞭若列眉易若指掌書旣成名之曰
西域同文志同文云者仍闡韻統之義而特加以各部
方言用明西域紀載之實期家喻戶曉而無魚魯毫釐
之失焉然嘗思之天高地下人位乎其中是所謂實也
至於文蓋其名耳實無不同文則或有殊矣今以漢語
指天則曰天以國語指天則曰阿卜喀以蒙古語準語

指天則曰騰格里以西番語指天則曰那木喀以回語
指天則曰阿思滿令回人指天以告漢人曰此阿思滿
漢人必以爲非漢人指天以告回人曰此天則回人亦
必以爲非此亦一非也彼亦一非也庸詎知孰之爲是
乎然仰首以望昭昭之在上者漢人以爲天而敬之回
人以爲阿思滿而敬之是卽其大同也實係同名亦無
不同焉達者契淵源於一是昧者滯名象於紛殊是志
也將以納方俗於會極祛羣疑之分畛舉一例凡豹鼠
易辨卽世道人心豈云無裨益哉

皇朝文獻通考曰謹按是書二十四卷又凡例總目
一卷分門四曰地曰山曰水曰人分部四曰天山北

路準噶爾部曰天山南路回部曰青海曰西番其體
例則每條首列國書以爲樞紐次以漢字詳註名義
次三合切音次蒙古字次西番字次托忒字次回字
如本條係準語則以托忒字爲主而西番蒙古回字
惟取對音本條係回語則以回字爲主而西番蒙古
托忒字惟取對音循環毗附音義咸審

仰見

聰明天縱於異俗殊音無不洞徹源流同條共貫
聖德神功允超三古天下一家之盛真無有過於今日
者矣

四庫全書提要曰乾隆二十八年奉

敕撰先是乾隆二十年威弧遙指戡定伊犁續又削平
諸回部崑崙月窟咸隸黃圖琛賁旅來狄鞮重譯乃
命考校諸番文字字著是編其部族之別曰天山北
路曰天山南路曰青海曰西番其門目之別曰地曰
山曰水曰人其文字之別首列

國書以爲樞紐次以漢書詳註其名義次以三合切音
曲取其音聲次列蒙古字西番字托忒字回字排比
連綴各註其譯語對音使綱舉目張絲連珠貫考譯
語之法其來已久然國語謂之舌人特通其音聲而
已不能究其文字左傳稱楚人謂乳爲穀謂虎爲菟
穀梁傳稱吳人謂善爲伊謂稻爲緩亦於附近中國

者通其聲音之異非於遐荒絕域識其書體辨其音讀也惟隋志載有蕃爾雅其書不傳度其所載亦不過天曰撝犁子曰孤塗之類未必能知旁行右引之文且書止一卷疎畧尤可想見又輟耕錄載元杜本編五聲韻自大小篆分隸真草以至外蕃書蒙古新字靡不收錄題曰華夷同音然統以五聲則但能載其篆字不能聯貫以成文且外國之音多中國所不具而本以中國之字領韻乖舛必多蓋前代帝王聲教未能遠播山川綿邈輾轉聞見不免於譌漏有元雖混一輿圖而未遑考正其文字杜本以山林之士區區掇拾亦未能通其語言我

國家重熙累洽含識知歸我

皇上又神武奮揚濛汜以東皆爲屬國鴈臣星使來往
駢闐既一一闡其字形悉其文義迨編摩奏進又一

一

親御丹毫

指示改正故能同條共貫和會諸方一展卷而異俗殊
音皆如面語非惟

功烈之盛爲千古帝王所未有卽此一編亦千古帝王
所不能作矣

御定清文鑑

三十二卷又補編四卷總綱八卷補總綱二卷

高宗純皇帝御製序曰稽古語言文字之傳不能不隨
方隨時代爲變易將欲觀其會通惟音義兩端爲之樞
筌獨是施之於繙譯則以字之不得其音而舛者亦以
字之強索其義而逾舛嚮評通鑑輯覽糾前史譯本失
真則有校正金元國語解之命及製西域同文志序諸
作復連類而引伸之茲增清文鑑告竣並爲嚮厥指以
詔來者夫字之不得其音者如明安之爲猛安穆昆之
爲謀克猶云對字未叶耳甚者乃因字法以寓褒譏如
金史書烏珠兀朮貝勒爲勃極烈或爲孛董者是也且
同一蒙古人名於膺世爵者則書羅卜藏於隸讞牘者
則書羅卜曠沿流至今未改不綦誕乎至以字文強索

其義者如蒙古語鄂博特堆砌之統詞而曲說者以鄂
爲嵯峨之義博爲較祭之較自謂語出經傳究之求其
義而不得遂并其音而失之不愈鑿乎蓋對音本無義
也卽如國語稱天曰阿卜喀蒙古語則曰騰格哩西番
語則曰那木喀回部則曰阿思滿以漢文求之皆無義
之可索且以漢文天字設用國書合音則字當云梯煙
夫梯煙寧有義乎豈梯必梯磴之梯而煙必煙霄之煙
乎穿鑿者又將謬解爲梯煙而上爲天之義可乎蓋嘗
推而論之前代之主其不暇兼治漢文者旣一任夫承
僞襲謬而莫之正而兼治漢文者乃轉爲漢文所牽掣
而不克博訂方言之異精研聲律之元譬諸以水濟水

誰能食之非虛語也洪惟

皇祖聖祖仁皇帝

神靈天庑制度考文於

列祖創垂國書廣大精微貫弗眩治

御定清文鑑全函折衷大備惟當時編纂諸臣依國語
分類排纂未列三合切音漢字註中閒採經傳成語以
佐訓詁日久易啟傳會穿鑿之習朕志切紹聞指授館
臣詳加擢覈每門首著國語旁附漢字對音或一字或
二合或三合切音俾等量者不爽毫髮而字之淆於不
得其音者尠矣詮釋具以日用常言期人共曉其俗解
摭拾陳編章句及以之乎者也爲文者悉汰之而字之

汨於強索其義者抑又渺矣綜計續入新定國語五千餘句若古官名冠服器用鳥獸花果等有裨參考者別爲補編糸之卷末庶幾嘉與我子孫臣民可以同文可以傳世而行遠是爲序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皇朝文獻通考曰謹按乾隆三十六年

皇上旣命增訂

聖祖仁皇帝御撰清文鑑補注漢字各具翻切釋文而蒙古字猶未備列乃復

命廷臣續定是編以

國語與蒙古書漢書貫爲一互相音釋每

國語一句必備載蒙古漢語以明其義復以蒙古漢字與

國語對音以定其聲或漢字聲所無者則三合以取之
蒙古字聲所無者則分各種讀法寫法收法以取之
貫穿益爲精密而稽覽更極詳明是皆賴

帝學淵深務綜其備俾讀者得以舉一知三巍乎煥乎
允昭萬世敷文之極已

四庫全書提要曰清文鑑三十二卷補編四卷總綱
八卷補總綱二卷乾隆三十六年奉

敕撰我

國家發祥長白寶金元之舊疆金史章宗本紀載明昌

五年以葉魯谷神使製國字詔依倉頡立廟例祀於上京又選舉志稱進士科以策論試國人用國字爲程文陶宗儀書史會要則稱金太祖命完顏希尹譔國字其後熙宗亦製字竝行希尹所製謂之大字熙宗所製謂之小字其字體波磔繁密頗類籀文當時必有是書今已無考惟趙岫石墨鐫華所載天會十二年都統經畧郎君行記一篇僅存其形製而已蓋有元一統之後其法漸不傳也我

太祖高皇帝肇建不基

命巴克什額爾德尼以蒙古字聯綴

國語成句尙未別爲書體

太宗文皇帝始

命巴克什庫爾經創造

國書以十二字頭貫一切音因音而立字合字而成語

今內閣所貯舊籍

今謂之老檔

卽其初體厥後增加圈點

音義益詳亦如籀變小篆隸變八分踵事而增以日

趨於精密我

聖祖仁皇帝慮口傳筆授或有異同乃

命別類分門一一排纂勒爲清文鑑一書以昭法守惟

未及音譯其文

皇上復指授館臣詳加增定爲部三十有五子目二百

九十有二每條皆左爲

國書右爲漢語

國書之左譯以漢音用三合切韻漢書之右譯以

國書惟取對音以

國書之聲多漢字所無故三合以取之漢字之聲則

國書所具故惟用直音也至於

欽定新語一一載入尤爲詳備蓋字者孳也許慎說文

九千餘字李登聲類已增至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字

按聲類今無其書此據封演聞見記陸法言切韻一萬二千五十六字

陳彭年等重修廣韻已增至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

字呂忱字林丁度集韻以下更莫能殫記是由名物

目繁記載遂不能不備

聖人制作亦因乎勢之自然爲事之當然而已伏而讀之因漢文可以通

國書因

國書可以通漢文形聲訓詁無所不具亦可云包羅巨細辨別精微者矣書中體例兼列字體字音宜入訓詁類中然譯語得音駢音爲字與訓詁之但解音義者不同故仍列諸字書類焉

御定滿洲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鑑

三十三卷

皇朝文獻通考謹按是編因

太宗文皇帝命巴克什庫爾纏創造

國書以十二字頭貫一切音厥後日趨精密音義益詳
聖祖仁皇帝慮口傳筆授或有異同乃輯清文鑑一書
而音譯則未之及

皇上復親加訂定凡三十有五部子目二百九十有二
每條以

國書爲綱左列漢字切韻右列漢語又右則音以
國書而

欽定新語悉皆載入尤徵詳備信能包羅萬象綜括七
音同文之盛軌蔑以加於此矣

四庫全書提要曰滿洲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鑑
三十三卷乾隆四十四年奉

敕撰初

聖祖仁皇帝敕撰清文鑑

皇上既

命補註漢字各具翻切釋文嗣以蒙古尙未備列因再命詳加考核續定是編以

國書爲主而貫通於蒙古書漢書每

國語一句必兼列蒙古語一句漢語一句以明其義又以蒙古漢字各對

國語之音以定其聲漢字之音不具則三合以取之蒙古字之音不具則分各種讀法寫法收法以取之經緯貫穿至精密而至明顯循文伏讀無不一覽了然

考遼史太祖本紀稱神冊五年始製契丹大字天贊三年詔礪闕遏可汗故碑以契丹故厥漢字紀其功云云然則三體互通使彼此共喻實本古義許慎作說文小篆之下兼列籀文古文以互證其事楊雄作方言每一語一物亦具載某地謂之某以互證其語則三體彙爲一編使彼此相釋亦因古例用達書名於四方雖成周大同之盛亦無以逾於斯矣

臣謹按編修臣汪師韓韓門綴學曰清書之未作也天聰崇德閒曾借用蒙古字其後學士達海修飾蒙古字加以圈點而譌清文復恐授受有訛更爲搜輯舊語製爲清文鑑一

書頌行凡分三十餘門二百餘類嘗考元史
元初用畏吾字後乃製蒙古新字謂之國字
其字僅千餘其母四十有一又有韻關之法
謂其相關紐而成字也有語韻之法謂其以
三合三合四合而成字也而大要以諧聲爲
宗帝師八思巴傳中載之詳矣然觀唐荆川
稗編所載百家姓蒙古文及趙子函石墨鐫
華所載元聖旨碑文顧氏金石文字記蒙古
字碑尙有長清縣靈巖
寺三元之國字形如梵書與今所行蒙古字
樣迥然不同今之蒙古字其創始無由考也
至於清書音義合諸金史國語解符合者十

得六七然金書流傳至今者若都統郎君經畧行記碑文但如孟珙所稱似笛譜字者耳金史完顏希尹本名谷神金人初用契丹字太祖命希尹譌本國字備制度希尹乃依倣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國語製女直字天輔三年八月字書成其後熙宗亦製女直字與希尹所製字俱行用希尹所譌謂之女直大字熙宗所譌謂之小字王弇州四部稿有跋旅獒卷一則曰余於燕中邂逅王太常汝文談諸譯人多精於其國書者乃以旅獒明王慎德至所寶惟賢則邇人安百六十

五字令書之得九紙爲西天女韃鞨高昌同
回西番百夷緬甸八百媳婦大約多類籀草
至西天獨雄整女直有楷法而少繁複不知
其爲陳王谷神所製否也觀此則明之中葉
其書猶沿襲爲之考都統郎君碑刊自天會
十二年當卽谷神所譔大字而弇州所見則
其爲大字小字不可得詳矣清書乃榜式達
達亦海作大榜式額爾德尼之所作榜式乃賜號
猶云與金書語同而字異或有謂清書仍其
儒者舊者此不知古亦不知今也又按清書十二
字頭十二篇非首曰阿額伊鄂烏此以喉聲

爲自鳴字母與金尼閣西儒耳目資所立了

額衣阿烏五字母相合若蒙古字則以司字

爲首元有著東園友聞者

不知名氏

曰杜清碧先

生本以翰林待制聘至杭曰

順帝召爲翰林待制至杭州以

疾

辭有所編五聲韻自大小篆隸以至化外蕃

書及國朝蒙古新字靡不收錄題曰華夏同

音一曰康里子山平章公夔夔見訪語及聲

律之學因問國字何以用司字爲首先先生答

曰正如嬰兒初墮地時作此一聲乃得天地

全氣也平章甚善其說

杜本字伯原清江人其集名清江碧嶂集

著有六書通編又

按司乃咬齒之音謂得天

地全氣說猶未當人之始生開口曰阿轉聲
曰額再轉曰伊曰鄂曰烏五者不學而能斯
真天地元音矣

小學考卷一終

男學

崇

校字

小學考卷二

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臣謝啟昆恭錄

敕譔二

欽定音韻闡微

十八卷

世宗憲皇帝御製序曰聲音之道微矣天地有自然之聲人聲有自然之節古之聖人得其節之自然者而爲之依永和聲至於八音諧而神人和胥是道也文字之作無不講求音韻顧南北異其風土古今殊其轉變喉舌脣齒清濁輕重之分辨在毫釐動多訛舛樊然淆混不可究極自西域梵僧定字母爲三十六分五音以總

天下之聲而翻切之學興儒者若司馬光鄭樵皆宗之其法有音和類隔互用供聲類例不一後人苦其委曲繁重難以驟曉往往以類隔互用之切改從音和而終莫能得其原也我

聖祖仁皇帝竄聰首出天地萬物之奧律厯象數之秘靡弗心解神會洞徹本原以國書合聲之法出於自然足以盡括漢文翻切之要妙也於是指授大學士李光地擬定條例節目俾諸生王蘭生纂輯之後復以尙書徐元夢董其成始自康熙五十四年迄今十載奏竣命之曰音韻闡微蓋其爲法也緩讀則成二字急讀則成一音在音和中尤極其和總出於人聲之自然而無所

勉強洵爲簡易明曉從來翻切家所莫及而講求音韻者習之良甚便也雖然此特就切韻言之耳嘗觀皇極經世書律感呂而聲生呂感律而音生律呂倡和相生不窮以聲音統攝萬物之變說者謂其以聲起數以數合卦而萬物之理備焉我

聖祖仁皇帝獨見音韻之本原卽用以審音定律作樂崇德其道舉無所不貫蓋睿智淵通更有極乎至微者夫豈羣下所能仰窺萬一哉雍正四年五月十八日

李光地覆發閱譜式樣劄子曰本月二十四日接王蘭生來札內開六月二十日奉旨發閱韻譜式樣臣反覆詳看其韻部次第及等切法律皆有條理蓋古

今韻部惟

本朝十二字頭爲得天地之元聲符三代之古法今崑山樂工及士大夫識韻學者頗能辨其部分有條不紊然一概沿唐人之舊以東冬江等爲并首終不如本朝字書冠之以ㄣㄣ其音與支微齊魚虞歌麻七韻相對實能生餘韻而不爲餘韻之所生推之切字則亦能切餘韻而不爲餘韻之所切臣愚陋無知常竊以爲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若修唐韻自應且仍其舊不必更張至修今韻似應以

本朝字書爲根柢一如發下韻譜次第匪獨昭我文明誠爲與古符契伏候

聖裁至三十六等母以見溪爲先

本朝字書則以影喻爲先意作等韻者置喉音於後以寓歸根還原之意然亦不如字書揭之於首之爲當也此一事則或且仍等韻先見溪羣疑或遂先之以影喻曉匣似乎兩可伏候

聖裁王蘭生又將所承

旨諭高麗回回喇嘛諸國音韻與古法合者詳寫來說益信元音天籟薄海同歸非

皇上天亶聰明好問好察孰能博採殊方異域之言語文字以驗此理之同哉恭遇

神聖之朝觀稽古考文之盛臣不勝欣幸中閒有應商

量數字

臣

另寫字與王蘭生俟其察明轉奏

臣

謹具

摺奏覆

皇朝通志曰謹按

御製音韻闡微一書平上去各分六部而入分三部皆與

國書十二字頭之部分相對韻中同音之字每音第一字注明其音將舊翻切列於前所擬合聲切列於後其有係以今用二字者因本母本呼於支微魚虞數韻中無字者則借仄聲或別部之字以代之但開齊合撮之類不使相淆遇本韻影喻二母無字者則借本韻旁近之字以代之於清母濁母之分不使或紊

其取音比舊相近也有再借鄰韻影喻二母中字以協其聲者則係以協用二字有雖借鄰韻并非影喻二母中字其聲爲近而亦不甚協者則係以借用二字蓋漢文有音無字者多又支微魚虞數韻并各韻影喻二母皆單音之字不能合聲欲得正音必婉轉以求其相近至於按韻分音在於字母三十六母內有一十三母重列者故縱分二十三行橫分四等平上去入以聲相符唇喉齒舌以類相從凡經史韻書中有音有字者皆足以包之各省風土之殊古今音韻之變亦有以界之

聖人之所以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豈僅爲漢文審音

之樞要哉

皇朝文獻通考曰謹按是書首列韻譜定四等之輕重其部分一如官韻而附載廣韻之子部以存其舊然亦如冬鍾虞模許附近通用不碍施行其翻切準乎

國書之合聲仍前列舊以考古讀云

四庫全書提要曰康熙五十四年奉

敕撰雍正四年告成自漢明帝時西域切韻之學與佛經同入中國所謂以十四音貫一切字是也然其書不行於世至漢魏之閒孫炎創爲翻切齊梁之際王融乃賦雙聲等韻漸萌實闇合其遺法迨神珙以後

其學大行傳於今者有司馬光指掌圖鄭樵七音畧
無名氏四聲等子劉鑑切韻指南條例日密而格礙
亦日多惟我

國書十二字頭用合聲切切緩讀則爲二字急讀則爲
一音悉本乎人聲之自然證以左傳之丁寧爲鉅句
瀆爲穀國語之勃鞞爲披戰國策之勃蘇爲胥於三
代古法亦復相協是以

特詔儒臣以斯立準首列韻譜定四等之輕重每部皆
從今韻之目而附載廣韻之子部以存舊制因以考
其當合當分其字以三十六母爲次用韓道昭五音
集韻熊忠韻會舉要之例字下之音則備載諸家之

異同協者從之不有心以立異不協者改用合聲亦
不遷就以求同大抵以上字定母皆取於支微魚虞
歌麻數韻以此數韻能生諸音卽

國書之第一部也以下字定韻清聲皆取於影母濁聲
皆取於喻母以此二母乃本韻之喉音凡音皆出於
喉而收於喉也其或有音無字者則借他韻他母之
字相近者代之有今用協用借用三例使宛轉互求
委曲旁證亦卽漢儒訓詁某某讀如某某音近某之意
惟辨別毫芒巧於比擬非古人所及耳自有韻書以
來無更捷徑於此法者亦更無精密於此書者矣

欽定同文韻統

六卷

高宗純皇帝御製序曰粵白切韻字母之學興於西域
流傳中土遂轉梵爲華而中華之字不特與西域音韻
攸殊卽用切韻之法比類呼之音亦不備於是有反切
有轉注甚至有音無字則爲之空圈影附其音浩若河
漢而其緒紛如亂絲我國朝以十二字頭括字出之大
文用合聲切字而字無遁音華言之所未備者合聲無
不悉具亦無不脗合信乎同文之極則矣閒嘗流覽梵
夾華文筆授衣物支那而咒語不繙取存印度本音以
傳真諦顧繙流持誦迴非西僧梵韻是豈說咒不譯之
本意耶和碩莊親王當

皇祖時而承音韻闡微要旨精貫字母博涉明辨爰命
率同儒臣咨之灌頂普善廣慈國師章嘉胡土克圖考
西番本音溯其淵源別其同異爲之列以圖譜糸以圖
說辨陰陽清濁於希微杳渺之間各得其元音之所在
至變而莫能淆至隨而不可亂既正貝葉流傳之訛謬
卽研窮字母形聲之學者亦可採婆羅門書之變奧而
破拘墟之曲見書成名之曰同文韻統而著其緣起如
此云乾隆歲在庚午冬十二月旣望御筆

皇朝文獻通考曰謹按是編卷一天竺字母譜卷二
天竺音韻翻切配合字譜卷三西番字母配合字譜
卷四天竺西番陰陽字譜卷五大藏經典字母同異

考卷六華梵字母合璧譜蓋列天竺字母五十字以
標經咒諸字淵源列音韻翻切配合所成一千二百
十二字各譜以備經咒諸字聲至唐古特字母另編
一譜者所以備番字音聲其天竺西番字俱分陰陽
及可陰可陽三種義例皆蒙我

皇上敕字淵源使華語梵音同條共貫所以敷四海而
大一統者重其超軼三古也矣

四庫全書提要曰乾隆十五年奉

敕撰以西番字母參考天竺字母貫合其異同而各以
漢字譯其音首爲天竺字母譜凡音韻十六字翻切
三十四字次爲天竺音韻翻切配合十二譜以字母

音韻十六字翻切三十四字錯綜相配成一千二百一十二字次爲西番字母配合十四譜其字母凡三十天竺所有者二十四天竺所無西番所有者六除與天竺同者所生之事亦同外其六母所生之事凡四百三十有四蓋佛經諸咒皆天竺之音惟佛號地名多用西番之語故別出以備用也次爲天竺西番陰陽字二譜各分陰字陽字可陰可陽字可陰可陽字四例次大藏字母同異譜以

欽定天竺字母爲經而以僧伽波羅等十二字所譯字母爲緯以互證其分合增減次爲華梵字母合璧譜則中西諸音新舊諸法一一條貫集厥大成焉其西

域有是音中國無是字者悉以合聲之法取之二合者卽以二字並書三合者卽以三字並書前有發聲後有餘聲者卽以其字疊書其中音有輕重者則重者大書輕者細書併詳註翻切及喉牙齒唇舌諸音於下皆辨別分寸窮極毫芒考聲韻之學實肇於西域自漢明帝時與佛書同入中國以文字互異故中國不行其緣起僅見諸隋書經籍志所謂十四聲貫一切字者其法已不可詳晉太史初沙門竺曇摩羅察譯光贊般若經始傳四十一字母其後諸生所譯互有異同然皆自行於彼教唐貞觀中吐蕃宰相阿帑始以西番字譯天竺五十字母亦自行於彼土自

沙門神珙作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收於大廣益會
玉篇之末始流入儒書自鄭樵得西域僧七音韻鑑
始大行於中國然西域之音無窮而中國之字有數
其有音而無字者十之六七等韻諸圖或記以虛圈
或竟爲空格使人自其上下左右連類排比而求之
非心悟者弗能得也故鄭樵六書畧謂華有二合之
音無二合之字梵有二合三合四合之音亦有其字
因舉娑縛之二合囉馱曩之三合悉底哩野之四合
爲證沈括夢溪筆談亦謂梵語薩嚩訶三字合言之
卽楚詞之些字然括無成書樵所作七音畧於無字
之音仍爲空格豈非知其法而不充其類哉我

皇上天聲遐播紺園龍象慕

德東來梵筴咀音得諸

親譯既能不失其真至編校此書又以

國書十二字頭之法補所未備而發凡起例更屢經
聖裁改定而後成故古所重譯而不通者今一展卷而
心契聲聞韻通歌頌同文之盛真亘古之所無矣
欽定叶韻彙輯

五十八卷

高宗純皇帝御製序曰叶韻非古也而卽古也有今韻
而後有叶韻叶韻者以古韻而協之於今故曰非古然
以今視之則用叶以合異以古視之則非叶而本同故

曰卽古朕幼習易詩諸經考其音多與今韻不合長而汎覽百家其用韻亦往往異於今讀蓋韻書之行權與江左至唐以聲律取士部分較嚴而今所循用則出於宋元人之分併宜其與古不相契也三代而上言律呂言諧聲言書名其於音韻當必審清濁辨唇齒喉舌有一定之部分勒之簡策與律度量衡象魏之法同爲當世所遵守而惜其世遠而不傳也好古之士欲村而求之其道無由宋吳棫本易詩史漢諸書爲韻補子朱子嘗取以釋毛詩楚辭明楊慎廣之爲古音號稱淵博及證之羣籍其疏畧不備者則已多矣因於幾暇指授儒臣博考經史諸子以及唐宋大家之文所用古韻舉而

列之疏其所出次於今韻之後臨文索句就考焉可以
恢見聞可以益思致獨是四庫之編浩如淵海學士畢
生不能窮其讀區區掇拾而融糺之何異稽躔次而溯
有虞氏之敬授汎江淮河漢而追禹功之疏鑿其可指
而數者幾何然方之嘗鼎之一鬻則未始非汲古之助
云爾爰授之梓而行之乾隆庚午夏六月

皇朝通志曰謹按

欽定叶韻彙輯用吳棫韻補例專論叶音但廣韻集韻
等書字數多於今韻遠甚如一東內有垂窳衆梵等
字江韻臆降等字集韻亦直列東韻內此等既係本
韻則無待於通更不必列爲轉叶是書悉以佩文詩

韻爲斷凡屬佩文詩韻所不收者總次於轉叶之列
入聲緝合葉洽四韻本通必須轉讀始叶惟洽部并
入業韻一部遂覺音韻聲牙有碍通轉按廣韻以二
十六緝二十七合二十八盍二十九葉三十帖三十
一洽三十二狎三十三業用同三十四乏爲序集韻
及禮部韻畧皆以二十九葉韻畧與帖業通三十帖三十一
業三十二洽狎乏通三十三狎三十四乏爲序至韻
會依平水韻併通用之韻乃以十四緝十五合十六
葉十七洽爲序而葉與帖同併葉韻佩文詩韻亦依
廣韻序次併業於洽是書本集韻韻畧及韻會通併
次第將洽韻中葉韻一部提入緝葉韻內以便轉通

更覺界限截然其餘改正舊本小誤者如晨風之詩
云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吳械韻補櫟字叶藥韻注乃
引作旣見君子云何不樂邵長蘅古今韻畧亦然韻
補境字叶敬韻注引三國志楊戲李漢輔臣贊以魏
文長爲李正方端字叶陽韻注又以李正方爲秦子
敦之類有刪去舊本大誤者如漢郊祀歌云精建日
月星辰度理陰陽五行周而復始是四言四句兩用
紙韻邵長蘅韻畧乃引作六言兩句云精建日月星
辰度理陰陽五行而增注於真先叶韻內行字之下
陳琳大暑賦云氣變志遷韻補讀遷爲雌人切以叶
真文韻而書遷作隸體與字邵長蘅誤認作興遂改

陳賦爲氣變志興而增一興字作雖人切以叶真文韻甚至於巧字叶有韻注引司馬遷傳亦書作司馬興之類有似誤而疑有別本姑仍其舊者如仲長統時請用從火與游心海左叶韻補乃作請用從大而以大字叶哿韻太元出險登邱莫之代也與道不得也叶韻補乃作莫之代也而以代字叶職韻史記滑稽傳漆城蕩蕩楊慎轉注古音畧乃作漆城光光而以光字叶深韻劉向九歎捐林薄而苑死本與上文美夷爲韻夷讀爲雉轉注古音畧乃引作苑苑而以苑字叶下文赴淵隱山之類其餘轉叶之韻必引韻以惑古書正文先儒引讀爲證通叶之例彼此不能

一律原本舊聞以爲引證俾讀者於通韻自可類推
於叶韻亦無嫌闕畧酌古準今昭然明備一洗從來
通叶支離之說於數百年講古韻者誠爲獨酌其中
矣

皇朝文獻通考曰謹按書中每部前列今韻皆以佩
文詩韻爲宗而參訂註釋益致精詳次以今韻雖部
分各殊而古韻相通者以類相比其古韻相通之字
而今韻所無者併附於後所援據書名悉爲標註或
註今韻皆獨用則一韻自爲一部亦附以相通之字
萬幾之暇詳示儒臣用以酌古韻之中資披吟之助豈
吳棫韻補楊慎古韻諸書所能比擬萬一哉

四庫全書提要曰乾隆十五年奉

敕撰字數部分皆仍佩文詩韻惟以今韻之離合別古韻之異同如江韻獨用則一韻爲一部東冬兩韻同用則兩韻爲一部支微齊三韻同用則三韻爲一部是也每部皆附叶韻畧如吳棫韻補惟韻補於今韻每部各載叶韻此則一部獨用者附本部末諸部同用者卽總附諸部末如蒙字叶莫邦切則獨附江部後江字叶戶公切則總附東冬二部後魚字叶魚羈切則總附支微齊三部後字也夫古今聲音之遞變亦如大小篆隸八分之遞變或相因或迥不相近以迥不相近之音施於歌詠於古雖有徵而於今不能

悉協唐人古詩大抵皆相近之音故東冬江古音雖同而此書東冬自爲部江自爲部支微齊佳灰古音雖同而此書支微齊自爲部佳灰自爲部皆取不戾於古而可行於今也至於叶韻之說宋以來糾紛彌甚謂庚收穿鼻真收氐齶兩不相叶然嘉名靈均乃見於屈原之騷謂江本通東陽本通庚兩不相叶然成雙鴛鴦乃見於徐陵之賦此異而彼同此通而彼礙各執一理勝負互形所謂愈治而愈勞也此書所錄惟據古書註有是音者使以類相從明前有所承卽後有所本不復旁牽博辨致枝蔓橫生解結釋紛尤爲得要於數百年講古韻者誠爲獨酌其中矣

欽定音韻述微

三十卷

高宗純皇帝御製序曰音韻述微者述音韻闡微之意也我

皇祖欽定佩文詩韻頒示中外復依國書合聲切韻之法叶華音字母作音韻闡微一書按字母之說於隋書經籍志載後漢佛法行於中國得西域書以十四字貫一切音其文省而義廣謂之婆羅門書至唐僧守溫增爲三十六字母相沿至今未識其原由今考之蓋守溫畧知唐古特字而所譯漢文則不免強爲牽合卽如見溪羣疑乃梵音之嘎略噶阿端透定泥乃梵音之答塔

達納也闡微則於每字皆用國書合聲法切之如東字舊韻德紅切今用都翁切緩讀成二字急讀成一音較之舊韻之轉字叶音實簡明精確足爲華梵字母之會通而啟自古音韻未發之秘準也夫國書以阿字爲首梵經亦謂阿字能括天下之音其生生之序出於自然今以人之始生證之雖各國各地殊語至其孩啼音皆出於阿則阿字之爲諸方聲韻之原綜其異而得其同從可知矣字母既源出西域則國書之阿字實會通華梵字母之樞紐以立義所以得天地之元聲不獨梵音藉國書而明卽華音之字母亦因國書而愈明也朕少時見等韻書亦茫然弗悉其原委及後習蒙古語回語

又習唐古特語番語然後知漢音字母卽梵音之字母而以國書樞紐其閒率可以通華梵之情暢形聲之奧前此同文韻統西域同文志既仰承

皇祖闡微之義譔輯成編茲復命詞臣恭依佩文詩韻並稗廣韻集韻之字刪冗存英爲音韻述微共收一萬五千二百七十九字成書三十卷嘗考古來韻書沈約四聲其書不傳今惟宋陳彭年廣韻則就隋陸法言切韻孫愐唐韻本重加脩訂收字凡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字又宋丁度集韻至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五字其實行用者不出尋常經見之文則雖多亦奚以爲也至諸家分韻皆二百六部然其中有通用有獨用者名雖分

而實合是以元陰時夫撰韻府羣玉於獨用者仍之通用者併之卽今佩文韻府所因也及明樂韶鳳等奉勅撰洪武正韻則減爲七十六部所收一萬二千一百四十六字分韻一改古人之舊誠未若今韻之繁簡通用韻益得中也又從來韻書主音字書主義二者不能兼賅而審音與分韻又歧而爲兩夫輕重清濁音也平上去入韻也韻顯而易明音微而難察詩賦家所用惟韻而不必審音至詩餘詞曲則兼辨音而於平上去韻轉得通用此唐宋及今音韻之大畧也是書翻切悉遵闡微凡古今音韻之與華梵會歸之故以國書爲樞紐無不一以貫之而於古人韻書義訓未詳者則加推廣發

明焉其訓釋古無今有者量加增訂期於字義明而字音悉協四聲準而等韻貫通皆卽

皇祖宣暢中聲嘉惠藝林之意續述而引伸之蓋四十七年以來所爲繩繩翼翼無一念不敬承

先志無一事不聰聽

彙訓者亦於是書見端也夫

皇朝通志曰謹按阿字古讀若嬰而開口呼之卽爲本音其音在喉而清乃天地之中聲古來韻書未有拈出者

國書字母以此爲首與歌韻屋韻義並異考古音麻韻

中字皆與魚虞相從如椽

本作茶

與虞韻之茶各自爲

音菴租並收虞韻體又收語韻等類自字母入中國
始有麻韻一呼遂不能不增此一韻

聖天子聲律身度於繩武之中寓考文之治真萬世音
學之極也

皇朝文獻通考曰謹按

御定音韻闡微以字母之先後爲字之次序是書則以
部首一字之母爲首其下諸母所領字次從之其合
聲切字則一以

御定音韻闡微爲主部分亦仍從

御製佩文詩韻惟以殷文分兩部而以殷附真不附文
此其稍變者也至所收之字亦多所增益凡古今音

訓迥異者亦從宜添入而互註之益爲詳密蓋此所重者字義故訓釋而較詳由是兩書相轉輔而行則韻學之精微無美不備

神聖之作述所以嘉惠後學者至矣

四庫全書提要曰乾隆三十八年奉

敕譔其合聲切字一本

欽定音韻闡微其稍變者闡微以三十六母爲字紐之次序故東韻首公字之類與部首標目或相應或不相應在所不拘今則部首一字屬何母卽以其母爲首其下諸母所領字以次相從使歸於畫一其部分仍從

御定佩文詩韻其稍變者從音韻闡微分文殷爲兩部
而以殷部附真部不附文部其字數自佩文詩韻所
收一萬二百五十二字外凡所續收每紐之下以據
音韻闡微增者在前據廣韻增者次之據集韻增者
又次之或有點畫小異音訓微殊舊韻兩收而實不
可複押者則刪不錄至於舊韻所無而今所恒用者
如阿字舊惟作陵阿之義收入歌韻今爲

國書十二字頭之首則收入麻韻鎗字舊訓爲酒器收
入庚韻今則酒器無此名而軍器有此字則增入陽
韻又如查本浮木而今訓察核參本稽考而今訓糾
彈礮本飛石而今訓火器埽本汜除而今訓捷菱旣

已萬口同音卽屬勢不可廢此如麻韻之字古音皆與魚虞相從自字母入中國始有麻韻一呼遂不能不增此一韻姬本周姓自戰國以後始以爲妾御之名亦遂不能不增此一解蓋從宜從俗義各有當又不可以古法拘也其古註之例凡一字兩部皆收義同者註曰又某韻義異者註曰與某韻義異體例與禮部韻畧同其與他韻一同一異者註曰又某韻與某韻音異或字有數訓而僅一解可通者則註曰惟某義與某韻同餘異則較韻畧爲加密其詮釋之例凡說文玉篇文韻集韻所有者書非稀覩無庸贅著篇名其他則一字一句必著所出以明有據亦諸韻

書之所無蓋音韻闡微所重在字音故訓詁不欲求
詳此書所重在字義故考據務期核實兩書相輔而
竝行小學之蘊奧真毫髮無遺憾矣

小學考卷二終

男學

崇

技字